



我的故乡腰带程

□ 袁长湧

游子对故乡都有着深深的眷恋。这种情感,不曾漂泊异乡的人难以体会。王维“独在异乡为异客,每逢佳节倍思亲”,道尽羁旅之愁。汪曾祺先生把对故乡的思念,融入他的作品。只要读过他的小说或散文,便知道他家住高邮县城东大街,思乡之情扑面而来。

我的故乡在高邮东乡,原来的横泾公社带程大队,现在是甘垛镇带程村的一个自然村。

带程庄是里下河地区一个极为普通的村庄。怎么叫带程的呢?听老辈讲,秦始皇从山东到南方巡游,官船经过庄西大河,快到我们庄子时,腰间玉带突然炸断。船到我们庄子时,炸断了的腰带又不慎掉入河中。于是,河西偏北的庄子就叫炸断,取其谐音为柞垛。河东的庄子就叫腰带沉,取谐音为腰带程。另一说是明末大臣吴姓,受宦官迫害,隐居于此,眼看大明将亡,一腔悲愤,将崇祯皇帝御赐的腰带沉入河底。吴姓是兴化人,明史有传,无隐居之说。秦始皇也罢,吴姓也罢,总之腰带是沉下去了。

我们那个地方的地名与当时水乡泽国的地貌有很大关系,因而很有趣。高邮的得名即来自“筑高台,设邮驿”。里下河地区原是一片沼泽地。沼泽地地势稍高一点,居住户数多的叫庄,张庄、李庄、带程庄。稍小一点叫墩,一般几十户人家,东墩、西墩、董墩。再稍小一点的,几户或十几户较小的自然村,叫厦子,黄家厦、吴家厦、汪家厦。这里的“厦”,与杜甫“安得广厦千万间”的“厦”,意义不同。杜工部的“厦”,是高楼大厦的“厦”,是比较好的房屋。我们那里的“厦”,有简陋、孤零之义。年少时,每逢春夏之交,就会有泗阳口音的人到我们生产队种西瓜、香瓜,叫“放瓜”,我们称之为“瓜侉子”。他们在田里搭一个窝棚,三面围芦苇,一个简单的人字形草顶,勉强遮风挡雨。里面只放一张木棍搭起来的床和简单的生活用品。我们称类似的窝棚叫“细厦子”。即便是正式的房屋,只要是相对简陋一点的,一律蔑称为

“两间细厦子”。

带程庄是一个较大的村庄,有五六百户人家。庄子不十分规整,不像皖南古村落,事先规划以什么牛形、象形或是八卦形的,而是随地势环水而居的村子。庄西不远的西大河,水往北流,也就是传说中秦始皇南巡腰带断了的那条河。庄西北角一条小河从西大河东流,由庄西向南,不远的沟头处形成一处深潭。东流的河于庄东北角分为两支,一支向东北,一支折向南。折向南的至庄东南分别向东、向西,向西的在庄南形成一个河湾,向东的通往胡家、姜陆,并由此通往各处。庄子大概原来是四面环河的,现在西南角变成了陆地。从西大河流入的叫北河,向南的叫东河,南侧的叫南河,西侧的叫西河。北河把庄子分成了河南、河北。北河上的北桥联通庄内南北大路,过桥向北折往西至西大河堤,可以摆渡过河到柞垛,北可往官垛、耿亭、临泽乃至宝应,南可达三阳、三垛,也可走水路乘轮船经三垛上高邮。河南有一条大街往东去,跨过东河上的东桥,可以去横泾。河东只有少许人家。河西仅有一两家,河西人家上庄来,要乘船摆渡。庄子地势比较高,大约是多少辈人慢慢累积起来的。

水是故乡的魂。清澈的河水,从西大河逶迤而来,缓缓地向东流去,滋润着这片土地,哺育着这里的子民。我的感觉里,不同河段的水,有着不同的样子。北河的水,刚刚挣脱西大河束缚,像奔腾的骏马放慢了马蹄,缓了下来,付出不驻足,奉献而不流连。东河则舒缓了许多,身姿轻巧,脚步轻盈,似是留下灵动的回眸,又像是眷顾的回首。庄里人夏天到河里游泳,大都在东河。放了暑假,这里便是孩子们的天堂。从东桥往河里跳,有直下的,有趴着下水的,还有横着下去的,看谁的花样多。从河里爬上来,如此再来,乐此不疲。

故乡的水四季不同。冬季像硬汉。隆冬季节,河面结冰,有时冰盖可以走人,但是不久就被行舟划破。冰不会就此罢休,一会儿工夫,撑船的竹篙上便冻了一层厚厚的冰,

撑船人的头上、眉毛、胡子、袖口,都有冰冻,像是装饰了水晶。春季像女人。春天的水和蔼,河水缓缓地流着,水面上弥漫着一层薄雾。一团团,一簇簇,顺着水流的方向轻快地移动,轻柔飘逸。故乡的水总是披着一层薄薄的面纱,依稀清水出芙蓉。而夏季则像英莲一样热情奔放,秋季又像阿庆嫂一样睿智含蓄。不管岁月如何流逝,河水总是不紧不慢地流着。故乡的河的确是普通得不能再普通了。我去过杭州西湖、扬州瘦西湖。西湖是美丽的,美得像是一个贵妇,环湖的亭台楼阁就是这贵妇项链上的珍珠。瘦西湖是俊俏的,俏得像小家碧玉,五亭桥就是她发髻上的簪子。而故乡的河,不屑这豪华装扮,素颜朝天,本色示人,别有风情;没有西湖的胭脂气,没有瘦西湖的官绅味,别样清新。

故乡的人,一如故乡的水一样可爱。儿时的伙伴,好多已渐渐淡忘了,唯独杨朝驹至今忘不了。杨朝驹是我小学、初中同学,长我两岁,高我半头,长方脸,眉清目秀。虽年少,却善良、诚实、正直。我们两家住得近,且我妈让我喊她妈为姨娘,喊他父亲为姨摆摆,这表示我们两家有亲。长大后才知道,其实没有亲戚关系。我们一同上学,一同放学,一同顽皮。小学时,去村南读书,他天天等我一起走。初中时,学校在东边,我总是等着他一起结伴东行。那几年,我们形影不离。他带着我玩儿,我们一起游泳、逮鱼溜、捉天牛、砸砖头溜子(一种游戏)、斗鸡(游戏,非斗公鸡)。朝驹同学从小患有哮喘病,家里弄了不少偏方,他也吃了不少难以咽下的东西,却不见效,身子有些弱。朝驹同学一九七六年离世,年方十八岁,真可谓世事无常。

水是故乡甜,月是故乡明,人是故乡亲。我自一九七六年离乡已四十多年了。记得第一次回乡,听到久违的乡音,非常激动,心跳竟快了起来。“近乡情更怯”,这句诗说得一点都不假。后来,交通方便了,条件也好了,回乡的次数就多了;看到故乡沐浴在春风里,日新月异,自豪感油然而生。

的。我们家有专门喂猪食的瓦罐,又叫煨罐。舀半罐泔水,挖一瓢糯糠,倒进煨罐里,搅拌均匀。在做饭的灶膛里,将有余火的灰烬掏开一个塘,放置煨罐,两边再拥上灰烬,这样,煨出的猪食就是热的了。灶台外侧,在灶膛与灶膛之间,留有壁洞,叫猫洞。里面放些破布烂棉花,冬天,家里的猫在里面取暖、睡觉。晚上,家人还可以将湿了的鞋垫、袜子、布鞋放在另一个猫洞里面,外侧用穰草把子顶着,一夜炕过来,早晨便可以穿上暖和的鞋袜了。猫洞,也可以烘婴儿的尿布、棉裤等。

在寒冷而干燥的冬季,灶间防火是件大事。每天晚间,我负责将水缸续满水;睡觉前,要对灶膛门口再检查,将靠近灶膛的柴草清理干净,使之尽量与灶膛离得远些,以防火星蹦出,引发火情。“水缸满,灶门清”,是父亲经常提醒我们姐弟的警示语,目的就是小心火烛,有备无患。

大年三十下午,父亲将写好的春联贴到灶间的门上后,让我们姐弟读春联、背春联。父亲给我们讲解每一副春联的含义,让我们记住春联中蕴含的做人、做事、持家的道理。像“一饭常思垄上苦;终身惜盘中餐”“柴米酒烟,一物当如二物用;油盐酱醋,今天留着明天资”“勤是摇钱树;俭为聚宝盆”等等,至今我还能背诵。

大灶,留给我太多的记忆,也给了我太多的人生感悟。

李家骡马店

□ 陈其昌

我的亲家公李鸿文的母亲倪云卿,有个干儿子叫李宗义。从上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,李宗义的父母在高邮庙巷口开了一家骡马店。其时,庙巷口一带店铺林立,繁华热闹。李家骡马店是一家可以喂养、寄放牲口的旅店,一时生意兴隆。

据李宗义回忆,当时骡马店统铺住宿。三十位北方“侉子”从山东到此,车上有玉米、小米、高粱、大豆、老生姜、红枣、雪花梨,也有驴肉、黄牛肉或羊皮等。店里有两个大食槽,供旅客喂养牲口。俗话说“马无夜草不肥”,侉子常常自己喂夜料。当时用煤油灯、马灯,住宿费每天五角钱,借锅做饭烧菜不加钱,包吃包住要一元五角。晚上,侉子自带北京二锅头、曲阜头曲,下酒菜有猪头肉、卤煮豆腐干、油爆花生米、高邮咸鸭蛋,吃过洗把澡,一路的辛劳得到缓解。这批北方侉子返程的时候,还会落脚此店。带回的是苏南的工业品和生活用品,有供大人坐的藤椅、躺椅,有供小儿坐的竹椅,还有三轮实心自行车、空心无内胎的婴儿车,彩色热水瓶、长方形的镜架、汽油照明灯、电筒、闹钟、马头牌座钟,乃至平跟皮鞋、高级化妆品、儿童玩具,几乎应有尽有。他们在高邮的骡马店修整两三天后,或向宝应或向兴化。

马戏团也常常光顾李家骡马店。马戏团有三辆有篷的车,由于带的行头多,住宿费每天八角,骡马不收钱。冬天,这些旅客常常身着羊袄,下身黑棉裤。夏天,无袖对襟衫,下身蓝色或黑色过膝大裤;头上扎毛巾,赶路时有汗,可以擦汗。遇到骡马中暑,骡马店介绍兽医来看病。

马戏团选择地势开阔的闲地,如荷花塘附近,或天王寺西边,打好两米以上的木柱或竹篙,围起桐油抹的布,大约一个篮球

球大小的场地。观众看一次,二角钱。有真刀骑马表演,边骑边杀向“稻草人”。有两人持剑对决,胸部有护服,以击中胸部为胜。有两人摔跤比赛,以把对方压倒在地为赢。骑马射箭,十环中的,掌声四起。男女混合叠罗汉,一壮年男子,作俯卧撑状,又一壮年加在其上,一共五层,需十一人,最上是女青年站在他们之上,作金鸡独立状,等待喝彩。还有一个惊险的节目叫“三上吊”,有两壮汉,胸肌、腿肌皆发达,即车轴身腰、琵琶腿脚,两人合抱五米高的竹篙;一个十几岁的小姑娘,两条乌黑发辫交叉固定在竹篙上,她盘旋而上,无保险带,至顶头倒立,两腿向上,两手分开,类以男子体操吊环状,旁边有人准备接应。只见小姑娘盘旋而下,向四方敬礼。此时小丑捧一铜质圆盘,向观众收钱,铜板十文、纸币五角或一元都行。万一发辫散开,下边的人未接住,就有生命危险,后来政府明令禁止。马戏团的压轴戏常常是“咬花”,年轻女子穿红色衣裳,站在一方桌上,缓缓下腰后用嘴向前咬住纸花,身体像无骨一样柔软。马戏团人员住宿由团长安排,三四间皆是木板统铺,夏天凉席,冬天盖被不可少,夫妇带孩子可住一间,其它男女分开住。

李宗义的父母共同经营骡马店,父亲招待来客,母亲负责记账,何人何时进、何时出,超过中午12点不加价。借锅自烧,与店无关。还帮助来往客人保管物品、道具等。诚信、低价是该店生意兴旺的底色。李家骡马店直到汽车、货车多了,才自动歇业,李宗义进入汽车站工作。后来,李家因大运河拓宽改造,在蝶园新村附近安家,与我家成了邻居。老李也成了我的跑友、浴友,有时,我们早上在蝶园广场见面,下午在浴室又不期而遇。

关于土灶的回忆

□ 陈正祥

每年农历腊月二十四,乡间各户有送灶王爷的习俗。

灶王,顾名思义就是灶房之王。现在的孩子,对厨房是知道的,可能过去称厨房为灶房,有的可能还不太清楚。

过去煮饭、烧菜,燃料是稻草、麦秸、豆秆、树枝、废木材等,有专门砌成的土灶,所以叫灶房。在灶房做饭,通常需要两个人操作才行,一人在灶膛前烧火,一人在灶上忙活。我曾多次和奶奶合作,我负责烧火,奶奶炒菜。

土灶是用土坯砌成的。在砌土灶前,先选择有粘性的白土,在场地上晒干、打碎,用水拌和,赤脚在上边踩粘,再用专门的木模制成大、小两种规格的土坯,晾干,搬回家备用。大的土坯砌锅灶,小的砌烟囱。我们村砌土灶有名的是杨家父子,也属人家砌成三膛灶,分别用于煮饭、炒菜和熬汤。砌灶要择日预约,作为大事来安排。还要上街买肉买鱼,在新砌成的土灶上烧煮,称之为“热锅”。一家人请砌灶师傅上坐,敬酒。之所以必须要有鱼,喻意年年有余,图个吉

兆。砌新土灶当天,全家人起得特别早,提前在旧土灶上做好早饭,吃过早饭后就拆旧灶、砌新灶。旧灶拆下的废土坯,因为经过火烧,有利于农作物生长,便作为农田肥料。

那时候柴火紧缺,扬麦过程中,下风飘落的“麦稳子”,农民也舍不得抛弃,收起来作为燃料。为了便于麦稳子和柴火等燃烧,在砌灶过程中,靠边的灶膛底下留下风槽对外,灶旁放一只木制的风箱,风箱出风口对准风槽。拉动风箱生风,风吹到灶膛中,促使麦稳子和柴火充分燃烧,以增加热量。现在30岁以下的人,多数没有见过风箱。

土锅灶用的燃料主要是草,灶膛里草灰多了,必须用灰扒掏出。掏灰过程中难免灰尘飞扬,影响环境卫生。烧麦稳子时,虽然拉动风箱,有时仍然熄火,用火叉搅动一下,经常灶膛里会冒出一股浓烟,呛得烧火人连连咳嗽。这种情景,烧过土灶的人几乎都经历过,不会忘记。

现在,家家用上天然气,再也不用人在灶膛前烧火,只要扭动一下开关,火就旺旺地出来了,倍感幸福。

大灶

□ 赵旭东

大灶,又称老土灶、柴火灶、大锅灶,是用砖块和泥土砌垒起来的固定炉灶。农家锅灶的大小以铁锅的数量来区分,量词方言为“案”。锅的案数,是与家庭条件、人口数量相关联的。锅灶有四案、三案、两案,按锅的口径大小,自里向外排列。四案锅,分别叫里锅、二锅、三锅、边锅;三案锅,分别叫里锅、中锅、边锅;两案锅,则分别叫里锅、边锅。在我儿时的印象中,鳏寡孤独者,或经济条件极差的人家,连两案锅灶都搭不起,就用一两个“锅腔子”烧水做饭。没有烟囱拔风,锅腔子的烟闷在屋里,做饭的人饱受烟熏火燎,拖鼻涕、淌眼泪,其状凄然。

我们家的大灶开始只有两案,后来房子大了些,新搭的锅是三案的。搭大灶的灶间(我们老家称之为“锅屋”)里,我的睡床搁在大灶的北侧。大灶的烟火气,深深地浸在我的记忆中。

大灶的燃料主要是稻麦等农作物的秸秆,还有树枝、芦柴、杂草、枯树叶等。小时候的冬日清晨,北风凛冽,寒霜闪着白色的光,母亲要求我们起早去刷杂草、拾树枝、扫枯树叶。上下学的路上,母亲要我们看到

树枝、树棍,都必须捡起来带回家。这些都用于烧大锅,以弥补家里的柴草不足。做饭时,母亲站上锅,我们孩子烧下火。我七八岁就会烧大锅了。烧火时,我有个习惯,喜欢边看书边续柴草。穰草不经烧,有时接续不上,灶膛里的火熄灭了,母亲苦口婆心:“烧火,与做其他事一样,要认真、要专心,不能一心二用。”还说:“草把子要用火钳抖开来,才能充分燃烧。”

农家大灶的构造是很科学的,除了美观,还表现在节省柴草上。灶台上,铁锅与铁锅之间里侧有两个圆弧的夹角,在那里安有铁质或铜质的汤罐,以利用灶膛两侧烧大锅的余火,将汤罐的水带热了。汤罐的热水,用于做饭、做菜、洗锅碗,或用于洗脸、漱口、洗脚、洗衣服等。农村中有一俗语——“汤罐的水带都带热了”,本义就说的这个意思。其引申义则是,一个人受另一个人(或几个人)的影响,言行相似,“跟好人,学好人”;其义,有贬也有褒,贬义的多些。

农家大灶,将灶膛里的热能发挥到了极致。冬天,猪要吃热食才能长膘。专门用大锅炖煮猪食,是费柴草